

律
疏
刑
書

錦帶書

梁蕭統撰

明毛晉訂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
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飄
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
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

陣引崩雲之勢，管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
離永嘆參辰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
南畝之間，滯迹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
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迴，淑氣浮空，走
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
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

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
君子鸞鳳騰翮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季之令範但
某蓆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
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並
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申數字用展
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

音翔藥飛林競散佳人之鱗魚遊碧沼疑呈遠道
之書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
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
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
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舍之彩鳳辯囿日新
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季
鷓路頽風想簪纓於幾載旣違語嘿且阻江湖聊
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
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
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涵蚌胎
於學海卓爾卓羣蘊抵鵲於文山儼然孤秀但某
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
泣每遇秋風振響鶉鷩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
將軍之樹旣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

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鴈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

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頰蘋
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
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
下追涼竹徑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
綠酒縱橫流水醕酎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

之雅事某沈痾漳浦卧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
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
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申弊禮以代勞人佇覩芳
詞希垂愈疾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
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
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

形夜月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
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緇末學不
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
書而取友三千季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
鵬權潛燕侶旣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申應俟
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

露夜凝直法僊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
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
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
千尋聳榦稽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頑
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
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鶯鵬雖異風
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
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侶
領袖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
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
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
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畧敘二難面會取書
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黠魚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既
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節景
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
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
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
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
碧雞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
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袖帶枯葉以飄空朔
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
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
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
巷孤遊穿牆自活終朝息燮若孔子之爲貧竟日
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
操恐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

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
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
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
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
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
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

戟季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
退龍劔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
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
仁行坐未捨旣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
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
門披玩之間願無損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

爨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
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
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

休圃翁注錦帶序云梁昭明太子錦帶叙陳情
事啟發後人淮南子曰錦帶者燦爛身之富也
實濟肯之端助文之備也遂錢諸棗以作兒曹
月課馬氏通考又云梁元帝撰此事儷語在法
帖中章艸月儀之類也余攷元帝紀昭明太子

傳俱不載未知確是誰作坊刻昭明集中題云
十二月啟又云昭明方九歲時述以錦帶十
二蓋法一年十二月之節令氣候也豈永福省
中秘笈至元帝時始流布人間耶端臨與休圃
翁時代不甚相隔何抵牾至此休圃翁杜姓門
名宋大觀間南湖人注大繁冗未錄第休圃翁
序作干巳丑正月一日余跋適成干巳丑正月
一日亦異事也渠川毛晉識

邵氏聞見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凡杖於左

右多閱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
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
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
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
甚廣嗚呼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
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
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
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

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唯喜
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客寓疾病中筆削不置其
心可悲矣先君既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
褒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
其遺書既成於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
第二十卷并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
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
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

修以出之嗟夫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尚有取焉

仲子博謹序

學正十卷其書以升蓋自歐陽以來大用甲
其後書而始於歐陽而謂之心者固且衆也
矣其書其辭其不肖其辭以隨其書之今則
心可悲矣夫其書不肖其辭其平也之言亦
善也其有附其出其書其辭中其辭不肖
其書其辭其不肖其辭其平也之言亦善

河南邵氏聞見錄前卷第一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太祖微時遊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
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
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
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
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

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
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
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
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
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
澶州之行帝卽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
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
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

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
曰涪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
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未興節度一任
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
都僧錄歸洛今未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
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
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議及對帝之言自有理
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
通愚復將士
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
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
言出軍之日當立黥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
匿他州 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
詢如此奈何太祖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
方在廚引麪杖逐 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
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 太祖

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馬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
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 太祖繇是薄其爲人
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
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
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
普自唐季以來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
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 定長久之

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

人之福也唐

季以來戰爭不息家

無他節鎮太重

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
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
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
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
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
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

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以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

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

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

謝曰陛下念臣及
明日皆稱疾請解軍

政上許之盡
所以慰撫賜賚甚厚

或與之結
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

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
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

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

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布
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
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
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貞宗朝始
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
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而已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畱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

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
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
迫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
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
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
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

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
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簋簋則曰此
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
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嘗膳親享畢顧近臣曰
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
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
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
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
以改作旣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
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
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
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

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旦曰吾能服天

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旣而悔曰
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
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塲大木一章造器用帝
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
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
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

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

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婦樂氏辭帝曰汝爲吾婿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追封

秦王謚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呼太祖駕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灑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權

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遂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

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鱠帝乃安既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真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
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
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幃樂聲若出於雲霄間
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
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
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
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定至霑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三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大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者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

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
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
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
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
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

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叅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

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
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
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
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
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
月公自此遂叅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

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
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
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
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
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
衆僧各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

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
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
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祀南郊
回坐金輦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真天人
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罍帝堅問曰
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
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

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

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牒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
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
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
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
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
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
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

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
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
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
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
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
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
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
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
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
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
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
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卽拱默不言大臣
奏事可卽肯首不卽搖首而時和歲豐百歲安

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
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相曰富
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
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
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
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
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

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
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
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未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
蠱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留
其釧復遺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旣踰期不產按
驗皆蠱之詐得其釧於佛閣土中乃蠱自理也
翁氏削一資杖韓蠱配尼寺爲童初執政請誅

之光獻太后曰置蠱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詐若殺之則必謂蠱寔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舅氏王元脩自京師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

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劔州普安知縣行
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載白紙行哭烏乎此所
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孫京師父老知其爲
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涕泣元祐中北虜主謂
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事大國之禮或未至
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爲報自仁宗升遐本
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虜王爲太子時

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英宗山陵有輦官畢達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達暴卒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嘗爲三陵塚寨年踰九十坐丁謂
移永安定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
物多驗亳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
忽歷遍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
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
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
凡所全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安昭陵旣成
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
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
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
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
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二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英宗於仁宗爲姪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養
禁中溫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
溫成薨而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
無子舊養十三英宗行事滔滔宣仁小字各以長立朕爲
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

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
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
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迎曙

曙英宗諱

亭帝謂后

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
夜一更遽索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

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
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
又三令進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望旦兩

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
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黃衣命翰林學
士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
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宗卽位數日
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
退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
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迨光獻之崩
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

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
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卽位之初乃云光
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
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
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
這孩兒却在慶寧宮

謂英宗復
在舊邸

魏公曰却在慶

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又言英宗

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

謂神

后怒

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訴
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
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早還政
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尚
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楸
張大勲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
王巖叟者父子爲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
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

亦爲欺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衛帝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旣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爲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爲稱反惜儀衛末禮有無獎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而令認業爲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跋

扈老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爲門
生皆繇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
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論英
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馬溫公
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
尚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
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卽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

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
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
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
猶未轉御幃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
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安懿
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
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

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屬與陛下親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爲子者以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

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
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
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
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
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
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至
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

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
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愍賢寺溫成張妃墳
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
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
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
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紬烏乎恭儉之
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
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帝曰無

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幃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爲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鏑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

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間爲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旣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曆以後天下雖復太

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應
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爲仁歟
神宗開穎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
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
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
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三近侍以弓樣靴
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
翊贊之功如此故穎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卽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
班爲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
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
矣帝爲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卽位銳意求
治初用呂溱爲翰林學士爲開封府溱死又用
滕甫爲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
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示於人或見
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爲揚上之短上

怒疎斥之以爲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

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
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
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
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
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
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旣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荆
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

帝一日侍太后同禱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它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

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
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
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
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嘗私記富韓公
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修哲宗
史以王安石爲聖人然亦書慈聖光獻后宣仁
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
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耶

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帝
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
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傅王安石
不預也烏呼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召北京留
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
太尉罷侍中爲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陞辭
先是文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
潞公與劉沆富韓公王參政堯臣共乞立英宗

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問潞
公公對與國老合乃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
子宗道爲承事郎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
沆贈太師中書令兗國公子僅自祠部員外郎
爲天章閣待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
子國老自水部員外郎克祕閣校理富公進司
徒子紹京除閣門祗候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
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

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禮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旗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逐將置保甲民兵諸路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樓

櫓后亦不許但以庫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

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

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
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
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
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
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肯深矣不幸后上仙小
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寃之其詳伯溫著之辨
誣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
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
遣太嘗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
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
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

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旣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避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公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之久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

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
來卽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
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
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
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
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乞終
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
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

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
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
詭辭不服又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詔故
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
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妄弱豈無強梁
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

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且高麗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逮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萬計所費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澹灤向聞遣使部

兵徧置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曆慢書
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也義勇
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
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
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裏城池工築並
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器械五也創都作
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
者易窺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

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

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
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
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
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
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
使民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雖百端補
救終求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又內外置市
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

無嘗官吏茫然不能詳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
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今農
怨於畎畝商旅歎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
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
而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
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

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
劃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太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克新選
將官皆庸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歧溝之敗
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嘗與北朝通好

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謀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 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悅服邊備日克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虜果自敗盟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

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
疏曰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瓦熙河辰錦戎
濫交趾咸議用兵或以喪師或以獻馘卽時傳
播四方而西師初舉便傳必復靈夏旣又大傳
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尋以探知彼復聞
朝廷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
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叅合
此虜人所以先期造釁旣發爭端勢未肯已也

今釁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
橫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
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
日蹙雖款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
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
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
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
慮不可獨謂虜人造釁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

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
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
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或更
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
二邊警急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觀望
者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靈爲念納汙舍
垢且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
志也而又喧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外聞之

心殞膽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慨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略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不灼然假令

人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力素強又有

夏國嘴厮囉高麗黑水女真韃靼諸蕃爲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繇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

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凡爲武備乃中國嘗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又恐是姦人走作妄興鬪謀因此互相疑貳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更有可說■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如不的卽遣報聘者於戎主前且道

此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
方成國計既有憑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
疑情未釋遂成倔强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
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望陛下
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聖意及畏
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國家大計臣
所以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陛下時降手詔許
人極陳時政得失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

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爲意而優容之及今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不能上達朝政莫大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令天下受賜也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翕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荆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

愧也議者爲朝廷惜之烏乎祖宗故地孰敢以
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
與爲取之論使帝 ■ 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
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
荆公之罪可勝數哉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
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
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

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
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
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
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除穎昌府召
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幸相位復
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

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
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
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
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
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人朝外除安世帥定武
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
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天不使人朝者皆賢
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

爲之主曾布爲右相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
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
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嘗論紹聖建
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
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
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
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
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

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義士
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卽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
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時
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
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言
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不然禮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於哲宗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姦臣曾布蔡京用事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出居舊宮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皇淵聖帝北狩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不預虜退羣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至上卽位於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於艱

難中輔成上聖德爲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
朝者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烏乎后
逮事宜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於廢典則
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
曰陛下卽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
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
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

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大遼

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
劉彝知桂州沈起爲廣西路安撫使以窺交趾
二人不密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
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
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
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
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

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餓饑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
漸嗚呼痛哉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欽聖皇太后垂簾同
聽政召范忠宣公於永州虛宰席以待忠宣病
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安燾有時望方
服母喪乃拜曾布爲右僕射次年改建中靖國
欽聖太后上仙布爲山陵使布與內臣劉瑗交
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

紹述以迎合上意布選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
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純禮爲人沈默剛正
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
除君樞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爲然遂罷蓋詵
嘗以劄子求此官於上上稟皇太后后曰王詵
浮薄果使爲之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
在先朝爲此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詵所納劄
子批除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

妄言出於范右丞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後詵
因館伴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押宴席間語犯御
名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潁昌
府自此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盡
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懦而無智既怨布乃曰
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
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
其位罷去布獨相臺諫官陳瓘龔夫輩多賢者

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
、知樞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罷相京師起大獄治
布贓狀貶布白州司戶叅軍廉州安置布之諸
子及門下士皆重責蔡京爲之也韓忠彥亦安
置於河北近郡尋聽自便京陰報其薦引之功
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
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
貶太子少傅居蘇州上用張商英爲右相商英

無術寡謀藐視同列間言並興上不樂罷之京
密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
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爲左相乃
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旣引京自
欲爲樞密使京止以爲太尉節度使陝西宣撫
使貫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命鄭
居中爲相居中丁母憂余深皆鄙夫小人無
足言又相王黼黻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

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置經撫房樞密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傅致仕猶領應奉司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儼薄庸懦無所立蔡京以盲廢復出領三省事用其子條爲謀主條與其兄相仇條敗京復致仕宣和七月上郊天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

鄴李稅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爲城下之盟虜退
李邦彥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
北狩今上卽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嗚呼
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爲
世戒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用故書
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
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
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雜陸宣公論
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

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船糧草及詳教命
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
因繇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
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
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
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
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
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

唯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烏舉自古難得制之
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追逐水草
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
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
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
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
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
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

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
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
長書及唐玄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
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賢時
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
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卽不同量彼是非必然
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
謹具逐件如後

云云

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

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
青霄非繇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
私何啻於車魚報效不如於犬馬粗懷性識嘗
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
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
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
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
則何異爲鼯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

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尤難入手更向失
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垂興於詳
酌臣又聞聖人不疑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
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
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
晚恐失機宜而况旬朔之間便爲一月竊慮內
地先困邊廷荒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

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興沮家之
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繇竊以暮
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
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德早議抽軍聊
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
和寢饜惠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求使邊烽罷
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夷以來王料
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

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
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
獻佞事久陽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
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憂敗事得之
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
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
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旣不知頭主無以指射
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

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
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
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昔臨終尚能
屍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
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
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
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
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

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營之至其劄子
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竊見當州管界承前
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
中四縣居山險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
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
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量每斛雇召
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
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

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費牛
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
仍如善誘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
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
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
辨其真虛又難行於本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
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糧草及
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

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
何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
難伏乞聖慈平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
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
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于戈未
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
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詞
曲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涯土

宿照臨外處不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
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
事費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慮得之而不武此
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况補
闕拾遺合專司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
凶成茲誤失之繇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愆責何
戒後來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
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

便思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毀譽生心
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
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
多非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
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同軍不同
閒事必料曹使沿邊相度往返叅詳不知能有
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
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

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一唯有勾抽
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鬪志一則彼有讎心而况
契丹懷禽獸之心恃胡馬之力垂慈恕捨却慮
追奔須作隄防免輸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
成算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施禦捍前歌
後舞小作程途縱逼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
尋達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
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

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嘗思發跡之繇實有殊嘗之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牀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溫存撫諭不異家人惟懷竭節盡忠以至變家爲國慙虧德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二聖

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繫前生禮
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開啓沃罔
避危亡蓋緣每認陛下本是天人暫來人世是
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
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嘗隆萬劫之因如或未
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卽因民愁未定戰勢方
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
我至尊乞明驗於奸人願不容於首惡興言及

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
意切不覺辭煩冒犯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
史所載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
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
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
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
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

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
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鄆州故有是奏帝下
詔褒其言烏乎中令從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
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結女真
滅大遼取幽薊之議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
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
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

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葉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

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
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
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
氏

國初趙普中令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挺於通衢李沆
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

者一切不用曰以報國耳嗚呼賢相思慮遠矣
至熙寧初王荊公爲相寢食不暇置條例司潛
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雜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
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然以致
今日之亂益知趙中令李文靖得爲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
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
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

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溫公資治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焉者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荆公首建每事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荆公與其黨始務爲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况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太祖旣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局鏞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巨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

冒禁盜之况此亡國之遺物乎贈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耽四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公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叅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謂其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嘗

記之也黃中之孫種民者元豐中爲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世孺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寃之又以蔡確風旨就府第問同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孺妻呂氏請求事以柳捶脅之希純等曰呂氏因樞密之姪嘗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語垂涕而已竟無以爲罪神宗知之怒曰元無旨就問呂公著賈種民小

臣輒敢凌辱執政特衝替黃中之後衰矣

賈黃中字娼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贈詩

或云竇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

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

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

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

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

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
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有文集行於世
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
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
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
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
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
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
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

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
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
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
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
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
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
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
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

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

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

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

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

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

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

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

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
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戾從此始是
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
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
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
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籛條與戚施舉世重
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

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
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
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
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
孫之戒

僧海妙者謂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
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膾其
脩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秘書少監移

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不死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隨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呼問之老人曰公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公病瘡夜遇盜失物甚多至今有玉椀在潁陽

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辭歸公授以蠟
丸戒曰後西京知府與會府官卽投之某如所
教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得之不敢開遽以奏
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云雖滔天之罪大察立
主之功高繼有旨復祕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
數者君子所不爲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
智數如老人之言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

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有場
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召試相府擢右
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議太宗賞
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
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
多所是正進左司諫知制誥因論徐鉉爲人誣
告內翰辨其非罪責商州團練副使尋召入翰
林爲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於故燕國

長公主第羣臣不爲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
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謫知滁州真宗卽位以直
言應詔召爲知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
相論不合又以謗謫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
平生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篋中記
自敘甚祕蓋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
皆目所見者考於國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嚴
重少言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

間有奇書不恡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從世宗南
征初平淮甸有織人譖於上世宗曰趙某自下
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籠
篋數車遽令別入行在面開之無他物惟書數
千卷世宗異之召上諭之曰卿方爲朕作將帥
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謝曰臣
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委任嘗恐不迨所以聚
言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史曰上

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環等獻中央之服立
上爲天子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
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
聽命上曰爾輩自貪爵賞逼我爲君今入京師
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卽當有重賞不然則連
羣撥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
旣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
聞上至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

既見上號令兵士卽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
無搔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誠約之事滿城
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下
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有愛民
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
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豁達
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絲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
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亟召亟至皆執

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至威之行矣太平之基

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

爲多上初自陳橋卽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

點檢

上時官
爲點檢

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

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躍奔走出迎

晉王後受
命是爲太

宗

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

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
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

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又曰乾德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宮殿內惟掛青布綠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

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絕絹晉王已下因
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
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雖貴爲萬乘其不忘布
衣時事皆如此又曰開寶末議遷都於洛晉王
言京師屯兵百萬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
養之若遷都於洛恐水運艱阻闕於軍儲上省
表不報命留中而已異日晉王宴見從容又言
遷都非便上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

旨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
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謂侍臣曰晉王之
言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
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止令
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
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
下以爲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黃

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爲異而獻之
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爲命碎其石仍杖
其黃門逐之不受內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
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
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
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
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
示信於天下也奏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幣

名馬之外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付倣曰候
至本國開之仍諭倣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嘗安
健公則嘗有東南他人卽不可也倣感泣拜謝
而去倣至錢塘開把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
下請留牋章五十餘封倣大驚以表稱謝上存
心仁信類如此烏乎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
識皆尊師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
書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列之

李文定公道爲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

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
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
文定携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
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
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
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冷門下
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

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
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
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
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
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
云

寇萊公旣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嫗泣曰太夫
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

公之今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臥青
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笑曰彼
詐我誠尚何愧故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
無宅起樓臺後虜使在廷目公曰此無宅相公
耶或曰公頗專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
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甌石之儲嘗空於私
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余得於公之甥王公
丞相所作公墓誌公遺事如此

張文定公齋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
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
村人作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
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策
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大盤中
以手取食帝用拄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
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
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卽

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
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
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
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
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
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
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

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
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
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
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
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
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薛壁題
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

乘白驪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
登極大笑墜驪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
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
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
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
乎曰搏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
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
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練無

出於此琪等稱歎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號爲希夷先生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嗚呼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

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之
細者尚以比漢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陳
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
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
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
聳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
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

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

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旣上表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敘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嗚呼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鑪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

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
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老
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
退去神仙不遠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
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
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
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

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上旣宵旰二公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強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未能高拱

無事其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無深念也
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於是朝陵展禮封山行
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歿文正旣衰疲
於贊導每歎息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
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

室中與溫仲舒讀書

其室中今有畫像

有詩云八灘風

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

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
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溫仲舒第
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
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
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
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爲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終